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希腊拉丁作家 远东古文献辑录

〔法〕戈岱司 编 耿昇 译

11.25/30



136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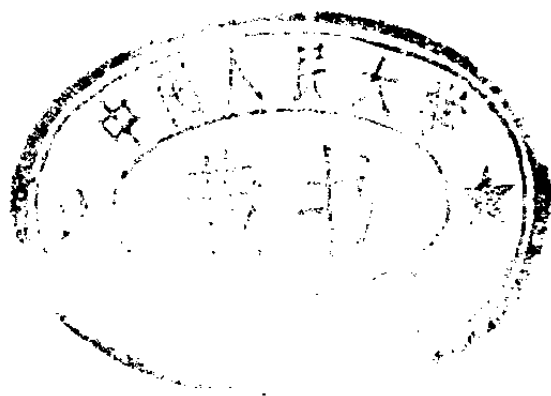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希腊拉丁作家 远东古文献辑录

〔法〕戈岱司 编

耿 昇 译

V027/26



中华书局

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A L'EXTREME-ORIENT
DEPUIS LE IV^e SIECLES AV. J-C. JUSQU'AU
XIV^e SIECLES
RECUEILLIS ET TRADUITS PAR
GEORGE COEDES
PARIS 1910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XILA LADING ZUOJIA YUANDONG GUWENXIAN JILU

〔法〕戈岱司 编

耿 昇 译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6³/₄ 印张·111 千字

1987 年 6 月第 1 版 198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统一书号: 11918·1382 定价: 1.15 元

ISBN 7-101-00016-9/k·7

译者的话

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戈岱司 (George Cœdès) 于 1886 年 8 月 10 日出生于法国巴黎, 1969 年 10 月 2 日于巴黎逝世。他一生中以研究东南亚碑铭、历史和语言文献而著称。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菲利奥扎 (Jean Filliozat) 曾于 1970 年在《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 57 卷中介绍过他的生平和著作。

在 1903 年之前, 戈岱司在卡尔诺 (Carnot) 中学学习, 1905 年获得毕业证书之后又于 1906 年获得了德文高级研究文凭。1908—1909 年间任昆多塞 (Condorcet) 公立中学的德文教师。他后来又 to 阿拉斯在工程兵中服兵役, 从 1909 年 10 月到 1911 年 9 月任工兵学院图书馆馆员。在此之前, 他是高等实验研究院宗教系的学生, 于 1904 年首次在《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发表了一篇论用梵文和吉蔑文(柬埔寨文)撰写的 639 年的碑文的论文, 因为他在中学时就攻读了这两种文字, 所以才使他得以解读此碑并翻译刊布。

从 1904 年以后, 无论是在准备大学考试、服兵役, 还是担任其它行政职务, 都没有阻碍戈岱司发表学术著作。从 1905 年至 1909 年, 他分别于《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和《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柬埔寨碑铭的论文。1910 年翻译编

译了《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他从此才开始接触中国学。1911年11月18日，高等实验研究学院向他颁发了宗教学系文凭。同年12月19日，他又受聘为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寄宿生。于是，他就有机会直接前往东南亚进行实地考察了。

1914年，戈岱司升任印度支那语言文献教授。当时法兰西远东学院并不是一个教学机构，而是一个研究机构，在考古发掘和出版方面颇有成绩。但戈岱司在那里实际并未任教，事实上他一生中仅在1928—1929年和退休之后于1947—1948年间于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执教席。他退休之后还曾于1947—1948年间任人类—生物高等学院的人种学教授，但这并非他之所长。

戈岱司于1918—1929年间离开了法兰西远东学院，于1918年1月1日到1926年12月31日间在泰国曼谷国立图书馆任职；从1927年1月1日到1929年12月31日又任暹罗王家学院秘书长。1929年9月2日他回法兰西远东学院任院长，直到1947年6月30日退休为止。在此之前六个多月，他又在埃内里(Ennery)博物馆任职，直到逝世为止。他于1934年被选为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通讯院士，1958年正式成为该院院士。从1964年以来，他又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会长。

戈岱司一生中著作颇多，据菲利奥扎的统计有三百多种，主要是印度学和东南亚碑铭研究方面的。

戈岱司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是一部有关东西交通史的名著。冯承钧先生过去曾将该书译作《希腊古地

志》，但我们认为现在所使用的书名更为确切一些，所以没有沿用旧名。

这本书囊括了从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十四世纪期间九十多部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中关于远东(主要是赛里斯国,即丝绸之国,指中国,此外还包括印度、南海和中亚的某些地方)的记载。戈岱司所搜集的文献相当广泛和全面,而且都是一些原始史料,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基本史料。所以尽管此书问世历时颇久,但仍不失其重要学术价值。

书中所引用的地名和民族名称大都难以考订。虽然近几十年来的中外学者们对此作过不少努力,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至今大都无定论可言。戈岱司本人也只满足于摘录、编选和翻译,而基本上未作多大考订,只是在地名索引中举出各家学者的观点(详见其文的序言和索引部分)。我们在译成中文的过程中考虑到了这一情况,决定尊重原作者的本意,所以对于书中的地名和民族名称,除了那些已经形成定论或有相当把握的之外,我们也一概不作考订,仅采取音译而不主张过多地采取意译的办法。这一则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难以胜任如此艰难的考订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不歪曲原作者的本意或强作解人,也不囿于一家之言。我们翻译本书的目的也仅满足于将原文如实地提供给读者参考,由他们利用本书的原始资料并广泛联系其它史料而各抒己见,创造性的进行考证之用。为了使大家便于对照参考,我们在翻译时一律将原名附在译名之后的括号内,音译名称仅供参考,在使用时一律以原名为准。

对于书中所提到的作者名字,凡有约定俗成的译法的,我

们也尽量沿用；其余的人名则一概采用音译，并且将原文附在括号内。

为了使大家便于对照参考原文，我们在译文的页边标注了原文的页码，索引部分也是按原页码制订的，一律不再变换成译文的页码。

本译文《导论》部分的初稿系由杨佩纯同志所译，后经我作了校订。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多方面的鼓励、帮助和指导。中华书局的编辑同志曾耐心地作了校正，张毅先生也作了部分校对，特此表示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错误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耿 昇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1981 年岁末

序 言

v

在那些古典作家们所憧憬的遥远国土中，“黄金之国”和“丝绸之国”似乎是他们特别钟情的对象。诗人们的隐喻和学者们的论述不胜枚举，但是关于这些近乎神话般的地区的准确资料却极为罕见，文献学家们至今一致认为这些神话地区就是恒河两岸的印度和中国。然而完全有必要从那些绝妙故事的珠目混杂之中将这些资料整理出来。虽然蕴藏这些资料的绝妙故事本身是没有多大文献价值的，它们只是欧洲了解远东的初步概念，但其中一部分记载有不可否认的史料学或者地理学价值。

本汇编中没有一篇不是尽人所知的文献，也没有提供任何未曾公开刊布的著作，其目的只是想以简单的方式搜集一批零散的片断，而且它们又大都是为东方学者们很熟悉的。

这部辑录的标题本身决定着其地域和时代的界限。我有意排除了有关印度和斯基泰(Scythes)的全部段落，因为把它们搜集起来就可以编成几大卷，所以我仅局限于远东地区。VI 有关“赛里斯”人的地区，我只转引了一些作为人种名称而使用的文献，并故意将大量有关“Sericum”(指丝绸、赛里斯织物)的引文弃之不用。这本辑录并不是一部有关丝绸历史的专著。

在导论中，我一边进行整理，一边试图概述文献中所提供的资料，并试图以此来补救这本辑录中肯定显得支离破碎的弊端。我于其中有意避免了有关古地理名词考证的全部争论：这一领域是一片流沙之地，不止一个人曾经在此陷了进去。此外，我还认为在一部资料性的文集里进行这些争论也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应该保持其纯洁的客观性。然而，我认为走马观花似地简述一下自丹维尔(d'Anville)以来的各大家学者们所提出的解答是有用的，人们会在书末《地名索引》中找到这些东西。我在这个索引中作了某些发挥，同样也是为了要在本书的正文之外来解除这些麻烦。这本辑录是由最佳版本^①中摘录的文献所组成，并附有专有名词各种有关的不同书写形式。

^① 见温斯泰德(M·Winstedt)的著作：《科斯玛斯〈基督教诸国风土记〉》(附有地名考证)，1910年版，4开本。令人遗憾的是，该书是在这本辑录付印之后，我才得到了它。

导 论

VII

关于远东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文献共有两大类。一类是纯文学作品，即一些简单的引文或短小的隐喻，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某些片段的历史和地理事实，但使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它是学术界中各种知识的反应；另一类是从某些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作品中摘引的，它对东方学者来说当然更加宝贵。令人遗憾的是后者只能向我们提供一些第二手或第三手的资料。原始资料已经失传，而作者们又厚颜无耻地互相抄袭。在这样的反复抄袭中，专有名词都很少能保持其原形。这足以说明在使用这两类文献时要格外小心谨慎。然而，人们还不懂得赋予这些文献很大的价值，若没有它们，写作有关东方和西方关系那一章的尝试就得放弃了。

总 书 目

这批文献中的一部分已为人们专门研究过，这得请大家注意。

某些作者热衷于从中摘录有关丝绸的制造和贸易史的部分，其中有：

马胡德尔(Mahudel)：《丝绸的起源》，见1725年号《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论丛》第218页。

VIII 布罗蒂埃 (Brotier):《论古罗马人对丝绸的认识和使用》,同上刊物,1784 年号第 452 页。

帕尔德絮斯 (Pardessus):《论古代人的丝绸贸易》,同上刊物,1842 年号第 1 页。

巴利赛 (Pariset):《丝绸史》,1862 年—1865 年巴黎版,8 开 2 卷本。

自丹维尔(d'Anville)以来的所有作家们都关注于古地理学,这自然就会促使他们去引用和讨论与本书有关的大部分文献。所有想了解古代地理学理论和学识概况的人主要会参考以下论著:

丹维尔:《古代地理学》,1768 年巴黎版,12 开 3 卷本,附有地图。

——《古人传说的赛里斯的地理与历史的研究》,见《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论丛》,1768 年号第 573 页。

——《古人所知的恒河以远的大陆限度》,同上,第 604 页。

戈斯兰 (Gosselin):《古希腊地理学概述》,1790 年巴黎版,4 开本。

——《古代系统和实证地理学研究》,1797 年—1813 年巴黎版,4 开 4 卷本。

黑伦 (Heeren):《论古代世界各主要民族的政治、交通和贸易》,1793 年哥廷根版,12 卷本。

马内尔特 (Mannert):《古希腊罗马地理学》,1788 年—1825 年纽伦堡版,8 开 5 卷本。

尼切 (Nitsch):《古代地名词典》,1794 年哈雷版。

——《古代地理简图》，1802年(第4版)莱比锡版。

乌凯尔特(Ukert):《古希腊罗马地理学》，1816年—1821年魏玛版。

赖夏德(Reichard):《古代地理书中的地图》，1827年纽伦堡版。

赖恩加诺姆:(Reinganum):《古代地理及地志学史》，1839年版。

史密斯(Smith):《希腊和罗马地理学辞典》，1854年—1856年伦敦版，8开2卷本。

圣马丹的维维安(Vivien de Saint-Martin):《地理学及地理发现史》，1872年巴黎版，4开本，附地图。

福尔比杰(Forbiger):《古地理学手册》，1877年版。

基佩尔特(Kiepert):《古地理学教科书》，1878年柏林版。

邦伯里(Bunbury):《希腊与罗马古代地理学史》，1879年伦敦版，8开2卷本。

IX

贝格尔(Hugo Berger):《希腊人的科学地理学史》，1887年—1893年莱比锡版，8开4卷本。

米勒(Miller):《世界地图》，1895年—1898年斯图加特版，4卷本。

以下著作对关于远东的文献作过更为专门的研究:

德经(De Guignes):《北狄通史》，1756年—1758年巴黎版，4开5卷本。

——《罗马人与鞑靼人及汉人贸易往还考》，见《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论丛》，1768年号第355页。

——《中国和西域各族贸易考》，同上刊物，1793 年号第 575 页。

克拉普洛特(Klaproth):《亚洲史概述》，1824 年—1826 年巴黎版，4 开本。

——《亚洲论丛》，1824 年—1828 年巴黎版，8 开 3 卷本。

德·洪堡特(A.de Humboldt):《中亚》，1843 年巴黎版，8 开 3 卷本。

拉森(Lassen):《印度古物志》，1844 年—1867 年波恩版，8 开 5 卷本。

圣马丹的维维安(Vivien de Saint-Martin):《关于希腊、拉丁及印度地理学研究》，1858 年—1860 年巴黎版，4 开 3 卷本。

鲍迪埃(Pauthier):《中国的政治关系史》，1859 年巴黎版，8 开本。

雷诺(Reinaud):《公元初五世纪间罗马帝国和东亚的政治和商业关系》，见《亚细亚学报》，1863 年号(第 1 卷)第 93 页和 297 页。

裕尔(Yule):《东域记程录丛》(《契丹及其通向那里的道路》)，1866 年伦敦(哈克鲁学会)版，8 开 2 卷本。

——《西亚通中国海道古文献考》，载《皇家地理学会论文集》，1882 年版第 649 页。

李希托芬(Von Richtofen):《中国亲身旅程记》，1877 年—1878 年柏林版，4 开 2 卷本，附有地图。

普勒(Pullé):《印度古代地图》，1901 年佛罗伦萨版，8 开 2 卷本(载《意大利印度——伊朗古文献研究丛书》第 4 卷

和第5卷)。

沙畹(Chavannes):《西突厥史料》,1903年圣彼得堡版,4开本。

某些作家,例如德经^①和黑伦,他们都认为希罗多德(Hérodote)著作(第4卷)中首次提到远东民族。德经把阿尔吉贝人(Argippéens)考证为汉人,黑伦则将此看作是现今汉地附近的卡尔梅克人(Kalmouks),他们与汉人之间只是由伊赛顿(Issêdon)部族所分隔。希罗多德的知识不可能延伸到如此辽远。一般来说,直到公元前一世纪著书立传的梅加斯泰纳(Mégasthène)、埃拉托斯泰内(Eratosthène)和其他一些作者的地理概念都没有超过突厥斯坦,而且他们的资料也相当贫乏。他们向我们提供的全部情况就是该地区居住着塞种人(Sacae),后来又被吐火罗人(Tochari)驱逐走了。至于位于更靠东部的地区,似乎完全无人知晓。然而,可能从希罗多德时代起,中国的丝绸就传到了西方。据普罗科波(Procopé)认为^②,希罗多德多次谈到米提亚人(Médique)的织物不是别的东西,而正是丝绸。下面就要说到的“赛里斯织物”这一术语本身首次出现在尼亚格(Néarque)的著作中;但是不应忘记《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原稿已经失传,我们只有通过从生活在哈德良(Hadrien)皇帝当朝时期的阿

① 德经写了一篇试图确定希罗多德著作中谈到的某些斯基泰民族的方位和研究在这位历史学家时代人们对中国的认识的著作,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论丛》,1770年号,第539页。

② 见《波斯战纪》第1卷,第20节;《汪达尔(Vandal)战纪》第2卷,第6页。参阅巴里赛:《丝绸史》第1卷,第43页。

里安(Arrien)的著作中才知道这一论著。作为一种妥善的办法,人们不能够仅仅根据这些资料就肯定,在公元前一世纪以前,地中海沿岸诸民族就已经开始了解和猜测远东地区了。

正是奥古斯都(Auguste,又译屋大维。——译者)时代的诗人们首先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明确的资料。维吉尔(Virgile)、霍拉赛(Horace)、普罗佩赛(Propertius)和奥维德(Ovide)都提到赛里斯人,他们认为这是居住在靠东方、印度和大夏(巴克特里亚,Bactriane)一侧的一个民族,他们生产一种漂亮的织物,所用的原料是从一些树上采摘来的神秘物。XII 这一产品明显是指丝绸,它是从蚕茧中所缫,而蚕茧正是从桑树叶子中采收的。至于这一民族,它倒不一定是汉人,人们经常不断地重复这一论点。如果这一名词明显地起源于东亚^①,那末它就是相继或者同时指一些差别大的部族:对于西方人来说,所有生产和贩卖丝绸者都是赛里斯人。我们将于下文谈到,这一术语实际上是泛指许多种族的。

对我们来讲,这些早期的拉丁文资料是与由汉籍所提供的资料的珍贵共鸣。公元前126年,汉武帝曾向西域派出了一支由张骞指挥的远征军,以图与吠哒或者大月氏结盟共同反对匈奴(Huns)种的突厥人。这次远征开辟了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道路,并且确保了它在一段时间内对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权。公元前114年,第一支沙漠商队离开了中原奔向西域诸邦^②。

① see(指汉人的)、sir(指高丽人的)、sirket(指蒙古人的)以及 sirghè(指满族人的)均指丝绸的名称。参阅克拉普罗特:《中国诸名考》(见《亚洲论丛》,第3期,第264页)和裕尔:《西域纪程录丛》第44页注释1。

② 李希托芬:《中国》第1卷,第455页和475页。

斯特拉波(Strabon)增补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细节,我们在下文将有机会经常引用:赛里斯人特别高寿。但是除此之外,他似乎不比其他诗人了解得更多。尽管如此,他关于亚洲的地形地貌及地域大小的讨论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位于有居民的世界最东端地区的地形轮廓^①。斯特拉波大致上采纳了埃拉托斯泰内的分类法,而后者又是受迪赛雅克(Dicéarque)之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影响。在东部,亚洲大陆濒临大洋,陶鲁斯山脉(Taurus)最远延伸部分伊麦奥斯(Imaios)山峰就一直延伸至大洋中,构成塔玛隆(Tamaron)海角。在这个岬角的北部,海岸折向西方,位于伊麦奥斯山峰、陶鲁斯山脉、里海和大洋之间的亚洲地段呈大厨刀形,赛里斯人占住了最东端的地带。

斯特拉波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细节,无论是在风俗习惯 XIV 方面,还是在赛里斯人地区的地形外貌方面一概如此,而梅拉(Pomponius Mela)和老普林尼(Plin L'Ancien)对此却已经了解得非常多了。他们可能取材于共同的原始资料,因为他们所说的部分事实是相互吻合的。

梅拉认为赛里斯地区位于由东海流经的亚洲沿岸的中段,他们北部以塔比斯山与斯基泰人相隔,南部以陶鲁斯山突入海中的余脉塔穆斯岬与印度人相隔。与他们北方邻邦吃人肉的斯基泰人和塞种人截然不同,后者的地区几乎无法进入,而赛里斯人满怀正义,致力于贸易。他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交易,即把商品放在某些偏僻的地方,然后就退避,恭候

① 参阅杜波伊斯(Dubois):《斯拉特波地理学研究》,1891年巴黎版,8开本。

买主前来取货。

普林尼用一种略为详细的方式向我们述说了同样的事情,并且还提供了关于赛里斯土产的某些情况:他们那里几种树的叶子上覆盖以一种白色的绒毛,赛里斯人以洒水法把绒毛冲下来。然后将这种原料一直远销到罗马帝国,再由罗马的妇女们将之加工,经过缣丝纺线便织成一种纤细而又透明的织物。赛里斯人还出口铁和毛皮。这些人身材魁梧,红头发,蓝眼睛,声音嘶哑,举止粗野。从普林尼著作的片断中可以窥见,“赛里斯”一名似乎是用来指许多民族的总称,或者是他思想中把进行丝绸贸易的不同民族混为一谈了:塔普罗巴纳*(Taprobane,即锡兰,今斯里兰卡,下同。——译者)居民在他们岛上^①所发现的赛里斯人以及与斯基泰人、塞种人毗邻的赛里斯人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无论如何,普林尼熟悉了关于赛里斯人地区的一些地理概念,他提到了三、四条江河,还提到了居住在该国与印度之间各地区的一些部族名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其中之一就是定居在突厥斯坦的吐火罗部族,这一史料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标志。毫无疑问,同样也得在突厥斯坦去寻找那位博物学者(指普林尼。——译者)向我们所谈到的那些红头发、亮眼睛的人。由德国考察团^②最近在中亚所发现的一些奇特的壁画也绝妙地

① 参阅肯尼迪(Kennedy):《Seres 是 Cheres 吗?》,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4年号,第359页。

* 《孔雀王经》僧伽婆罗译本作担罗拔魔国,义静译本作赤铜色,因此字来源于梵文 Tāmraparṇi,意即铜片。——译者。

② 勒柯克(Von Le coq):《吐鲁番考古记》,载《亚细亚学报》,1909年第2期,第323页,《法兰西亚洲委员会通报》,1909年6月号,第230页。